



香港著名科幻作家，蛰伏十余年，重磅新作推出。

地底城的秘密

香港科幻会荣誉顾问

杜渐 著



科学普及出版社
POPULAR SCIENCE PRESS

香港科幻巡礼

地底城的秘密

杜 渐 著

科学普及出版社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地底城的秘密 / 杜渐著. —北京: 科学普及出版社, 2014. 5

(香港科幻巡礼)

ISBN 978 - 7 - 110 - 08574 - 5

I. ①地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5883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01 - 2013 - 386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出版人 苏 青

责任编辑 吕 鸣

责任校对 何士如

责任印制 李春利

封面设计 香港皇者出版设计部

出版发行 科学普及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6 号 邮 编 100081

发行电话 010 - 62173865 传 真 010 - 62179148

投稿电话 010 - 62176522 网 址 <http://www.cspbooks.com.cn>

开 本 850mm × 1168mm 1/32

字 数 140 千字 印 张 7.25

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110 - 08574 - 5/I · 364

定 价 19.00 元

(凡购买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者,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)

上 篇

在黑暗中，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对充满了邪恶的红色眼睛，跟着是那黑色的金属躯体，像一座塔一样，从黑暗的角落里走了出来。我知道这是一个机器警察。他手中擎着激光枪，一步一步向我逼近。

我转身发足，沿着长长的走廊往前狂奔。以我敏捷矫健的身体，应该可以逃脱机器警察的追捕。走廊像没有尽头，一直向前伸展。我希望能尽快跑到走廊的尽头，那儿是个路口，有十多条路，只要能够窜进其中一条路，就安全多了。

我回过头，向后一望，看到机器警察举起了激光枪。我还来不及躲避，已被他发射的激光射中了腿部。血从伤口喷溅出来，我的左腿受伤了。痛楚使我像触电一般，倒在走廊的软胶地板上，再也爬不起来。

那机器警察发出刺耳的金属质的狞笑：“哈，你跑得再快，也快不过激光的！”

他一步一步逼近，张开两条粗大的金属腿，像塔一样耸立在我面前。他举起那金属手臂，张开5只钢指，向我抓下来……

我大声狂叫：“走开！不要碰我！”

但他说：“我要带你到盟主那儿去。我不会杀死你的！”

我浑身发抖。我知道，要是被抓到盟主那儿，比死还要可怕。于是，我拼命大叫：“不！不！我不要……”

我浑身冒着冷汗，从地上，不，我不是在地上，是在床上，弹弓似地弹起来。我终于从噩梦中惊醒过来，睁开双眼。我是在卧室里。

我的汗水把被单都湿透了。在微弱的灯光中，我沉重地喘着气，心还在扑通扑通地乱跳，这已是第三次做同样的噩梦了。为什么我会重复做这样的噩梦呢？我又不是罪犯，为什么机器警察要追捕我呢？

妈妈推开了房门，走到我床边。

“龙儿，你又做噩梦了？”她关切地问。

我用手背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珠，喘着气说：“又梦见那机器警察追我，这是第三次做同样的梦啦！”

妈妈叹了口气，慈爱地说：“那只是梦罢了。你不必当真，没什么关系的。龙儿，你出了一身大汗，快起来换身衣服吧，小心着凉。”她从衣柜取了套衣服，放到床边，转身向门口走去。在门口，她又回过头来，担心地望了我一眼，叮哼道：“快换吧，换了再睡一会儿。你不要把这噩梦告诉任何人，连你爸爸也别说。他要知道的话，说不定会要你看心理医生呢！”

我点点头，目送她把门掩上。

我哪儿还能再睡得着觉呢？我害怕再梦见那可怕的情景。我瞄了一眼床头的钟，已经5点了，我干脆从床上爬起来，拿了毛巾，到健身房去运动。

我长期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天起床，都到健身房做一个小时运动，然后洗个冷水淋浴，才吃早餐。今天我拼命用体育器械做运动，累得满身热汗，可是当我坐下来休息

时，我又回想起那梦境，不由得打了个寒战。

到底为什么我会连续做这样的噩梦呢？难道我真的需要去看心理医生吗？

按道理，我项龙在这地下城里，比很多人都幸福，我爸爸是这地下城的市长，我又有一个疼爱我的妈妈，从小无忧无虑度过幸福的童年，受到良好的教育，现在我已地下城最年轻的电子专家。我从来没干过任何违反法律的事，为什么我会梦见被机器警察追捕呢？

我生活的条件比很多人都优越，地底世界有 10 个地下城，我是其中一个地下城市长的儿子呢。

我走进饭厅，爸爸已在啜着咖啡，他已把早餐吃完了。我向他道了早安，在餐桌旁坐下，他放下咖啡杯，望了我一眼，问道：“从健身房回来吗？快吃早餐吧，我像你这个年纪时，早餐吃得特别香，这叫补充体能，早餐一定要吃得好，经过一夜消耗，需要给肝脏补充血糖，就像存钱到银库一样，不吃早餐，就会透支，日积月累，把银库透支空了，会得肝病的。”

他就爱说这些教训人的话，大概是当官讲惯了，一开口就一大篇道理，我耳朵都听得起茧了，不过我绝不会反驳他，你要是反驳他一句，他会再说上十句百句，那才可怕呢。

他望了我一眼，咳嗽了一下，换了一种口吻，问道：“我听说，你今天要到酵酶工厂去，是吗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，把口中的食物咽下去，回答道：“昨天下班前，研究所所长告诉我，说酵酶工厂的生产线有些麻烦，

怀疑是机器的电子配件有点毛病，派我去检查。我想，大概要在那儿待上两三个工作日吧。”

“这很好”，爸爸煞有介事地说，“你应该到工厂去跑跑，那儿大有可为的，从大学毕业出来，就泡在研究所，对你没什么好处的。你应该到各个工厂去，熟悉熟悉情况，我要不是在你那年纪就往基层走动，怎么当得了市长呢？我现在日理万机，就是因为我熟悉各部门的情况，所以才能把地下城管理得妥妥当当，盟主也才会任命我当市长的。你下去好好干吧！”

我点点头说：“我知道啦，爸爸。”我一口把咖啡喝光，放下杯子，站起来说：“我这就去。我会好好干的，不会给你丢脸，放心好了。”

他瞪了我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妈妈问：“今晚回来吃饭吗？”

我摇摇手：“不用等我，我在外边会找饭吃的！”说完，赶快溜出饭厅。

我和爸爸的关系，就是这样，我不喜欢听他那套教训人口吻的谈话，可我也从来没有给他丢过脸。

我最讨厌他那自我吹嘘，说什么盟主任命他啦，信任他啦，他一天不说上十次八次盟主怎么怎么的，就浑身不自在，也不考虑别人听了心里舒不舒服。

不错，地下世界最高地位就是各个地下城联盟的盟主，他是最聪明、最有头脑的，他主管所有的地下城，爸爸是他的部下，下属对上司自然是尊敬的，但地底世界谁对盟主不尊敬呢？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，就是要尊敬和服从盟

主的领导嘛，可又有谁会一天到晚把盟主挂在嘴边呢？有时我反而觉得，整天对盟主歌功颂德的人，可能是最不尊敬盟主的呢！

我坐上了电脑车，按下了目的地酵酶工厂的代码，就往椅背上一靠，电脑车顺着在地下架设的电路，向酵酶工厂驰去。

我一路上还在想着，为什么我和我那当市长的爸爸总是格格不入呢？其实，他是个好人，对工作十分认真，我和他大概性格不同吧？我不喜欢他永远当我没长大似的，我都二十出头了，可他一见面就总是摆起父亲架子教训人！

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教训人呢？我想，大概是从盟主那儿学来的吧？但我却说不准，谁也没有见过盟主的真面目，我有生以来除了听到过他的讲话录音外，没有真正听过他的演讲，也许我们是些小辈，没资格亲聆教导，只有像我爸爸那一级的人，才有资格见到他吧？

盟主是无处不在的，我也算不出盟主有多大岁数，因为从来也没有人问过盟主有多大年纪，谁敢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呢？我只知道从地下世界出现起，就有盟主。他是所有地下城的创造者，他是地下世界的领导者，他是我们的救世主。

酵酶工厂在我们地下城的西端，那是我们生产食物的地方，离开市中心比较远，算是最偏僻的地区。

我坐电脑车大约半个钟头，才到达酵酶工厂。我把电脑车停泊在停车场，向工厂大门走去。

守在工厂大门前的一个机器警卫拦住我，用生硬的声

音说：“请出示证件。”

我把证件拿出来，举到他眼前，这迟钝的家伙足足看了十多秒钟，才说：“可以通行。”

怎么用这么一个陈旧的机器人作守门的？早就应把他送进废物场去，要不也该给他更换新的配件了。

我走进工厂，往厂长办公室走去。突然，从背后传来了像音乐般好听的声音：“先生，你要找厂长吗？他不在办公室呢。”

我回转身来，看见一个姑娘在向我招手。我向她走去，说：“我是研究所派来的电子工程师。”

“我猜，你是项龙先生吧？我叫莎莉，让我带你去找厂长吧，他正在生产车间呢。”

我侧过身，让她带路。我跟在她背后，发现这个姑娘还很年轻，最多只有 20 岁，身材长得很诱人，个子高挑，她的一双黑色的大眼睛有着一种吸引人的磁力，当她笑时，鹅蛋般的脸上露出甜甜的酒窝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叫项龙？”我问。

她捂着嘴笑了笑说：“我在田径运动会上见过你，你曾拿了两项金牌：双环和跳远。对吧？”

我有点惊诧地看了她一眼：“这是两年前的事了，你也参加运动会了？”

她不无得意地点点头：“我没有你行，我只拿到一面柔软体操的铜牌罢了。你是大名人，我自然认得你的。”

我耸耸肩头，说：“我算什么名人？我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工程师，刚从学校毕业出来，什么也不懂。”

“你太谦虚了，太谦虚就会使人觉得不真诚的。谁不知道你是市长的儿子，市长的儿子只有一个，而我们这些普通工人，多得像蚂蚁，你自然不会认得我的，罗汉认观音易，罗汉那么多，观音可就分不清每个罗汉是谁了。”

我连忙解释：“不，我不是虚伪，也不是假谦虚，我确实是刚毕业，没什么工作经验，这还是第一次到工厂来呢。你在这工厂干了很久吗？”

她笑道：“不长，两年罢了。我只读完了中学，就到这厂工作。”

这时我们走进了车间，一股发酵的酸味迎面扑来，我不由自主耸了耸鼻子。

她见了笑道：“不好闻吧？我们一天到晚都待在这地方，早习惯了，也不觉得刺鼻了。你每天吃的牛排或炸鸡，一定味道不错吧？它们都是我们酵酶工厂用酵酶人工合成制造出来的。它们所含的营养同牛肉鸡肉完全相同，足以供应人体营养的需要。”

我说：“我从小就吃合成食物，后来吃过真正的牛肉或鸡肉。谁知道真正的牛肉和鸡肉是不是同合成食物一样味道？”

“合成牛肉的滋味，我们难得尝上一次，已觉得味道好吃极了，哪还管它是不是同真牛肉真鸡肉一样味道呢？你干吗瞪大眼睛望着我？不相信吗？我讲的是实话，我们只有在节日才吃得起那样昂贵的合成食物。可不像你，你家一定经常吃这类东西吧？”

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可没想到这一层，怎么你们

生产这些食物，反而吃不起？对不起，我明白了，不用说明了，我完全明白了。”

她只是宛然一笑。

“你是贵公子，是没有办法了解的。你说你明白，不，你根本就不明白，也不可能明白。因为你过的生活跟我们完全不同，你们是生活在天堂里，我们是生活在地狱中。”

我扮了个鬼脸：“这么严重？别太过夸张，难道生活在地下世界，在盟主的领导下，每个人不是都丰衣足食吗？怎么可能有天堂地狱这样的区分呢？每个人都是生来平等的嘛。”

莎莉抹去了脸上的笑容，一脸严肃地望着我：“我说的是真话，并没有夸张，我和你是生活在两个极端，你是在最上层，我是在最底层。当然，你可以去告发我，说我讲了什么，不过，我并没有讲过一句反对盟主的话。”

我也严肃地望着她，我说：“我根本没有想过要告发你，不过，你刚才讲的话，要是让别人听见了，会招祸的，会把你当成是盟主的敌人，凡是盟主的敌人就是全民的敌人，要关进牢里去的，我不希望一个像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姑娘被警察抓走。”

“谢谢你的关心！”她的眼睛直视着我的眼睛，并不回避我的目光，“我不怕人告发，也不怕坐牢，我不能说假话，我希望你能知道真实的生活。我相信你是不会去告发我的，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得出你内心也充满了怀疑。”

我心里有点恼火，她怎么可能知道我的内心有所怀疑呢？她又不是我肚里的蛔虫！

“谢谢你的信任！”我把眼睛望向别处，避开她那锐利的目光，“我并不是个怀疑派，我只是好奇罢了，你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心，我倒很想知道你的生活的真实面貌。”

她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不，我的生活可不是你猎奇的对象，要是你不是怀着猎奇心理，而是以探索真相的态度，那我可以让你见识一下生活的真正面目的，你有胆子吗？”

我并不认真地回答道：“只要你肯带，我什么地方都敢跟你去。”

她笑了笑说：“我会找你的……瞧，厂长在那边，他在向你招手呢！”

我对她说：“谢谢你，我自己去见他行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还有，别忘了找我，我请你吃牛排！”

她见厂长已向走来，就低声说了声“再见”，转身离开车间。

厂长我是认识的，他是我爸爸的朋友，曾在我家吃过饭。他走到我跟前，拉住我的手，亲切地说：“小龙，你果然来了。这次你可要给我帮个大忙，走，到我的办公室去谈谈。”

我跟他走出车间，他一边走一边说：“你怎么不在办公室等我呢？一下子就摸到车间，你认得路吗？”

“不，是一个叫莎莉的姑娘带我到车间找你的。”

“噢，莎莉，她是我们厂的模范女工，我知道她，她爸爸是我们厂的老工人，前两年死掉了，她就顶替了他的位置。工作得很不错的。”

“她告诉我中学毕业后就进厂的”

厂长说：“她能中学毕业，已很不错了，在这厂里，很多工人才只读过小学，要教这些愚蠢的工人怎样干活，可费劲呢！你有机会给你爸爸提提，得设法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，光是强迫教育，只有小学程度是不够的。我每天对着这些猪狗一样蠢的工人，实在够受！”

我问：“厂长，生产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”

他苦着脸说：“最近我们厂的生产量在不断降低，这可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要知道我们生产的合成食物，是供应全城的，减产的话，食物就供应不足，这会影响到全城人的生活，我们的机器是太旧了，需要更换，但在没有新设备之前，也是不能减产的。”

“那我能帮上什么忙呢？”我搔搔头皮说，“我搞的是电子工程，并不是搞食物合成的。”

“这我知道”，厂长说，“我们的生产线常常停顿，找不出原因，我怕是操控电路出了什么问题，而我们的技术工人对这方面并不在行，所以才要来找你来，你能给我们检查一下线路，找出问题，把它修好吗，那生产就能恢复正常了。”

我说：“好，我尽力而为。你带我去常出问题的生产线看看吧。”

他按了一个电钮，他桌上的电脑荧光屏上出现了一个中年人的头像。厂长说：“车间主任，请你立刻到我办公室来。”

那中年人点点头回答：“立刻就来。”

厂长对我说：“这是常出故障的车间的主任，让他带你

去吧。小龙，看来你得在我们工厂待上一些日子，下班后，你到我家吃晚饭吧，如何？”

我说：“不用客气，我自己会解决吃饭问题的，先解决生产线的问题吧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耐治得好你生产线电路的毛病呢，无功不受禄，等我把工作干好了，你再请我吃饭好了。”

这时，车间主任已来到厂长办公室，于是我就辞别了厂长，跟车间主任到车间去。

在路上，车间主任沉默着，用不信任的眼神打量了我一番，弄得我浑身不自在。

我们到了车间，车间主任说：“我们这车间的机器太旧了，常会突然停顿，一停顿温度就突然下降，影响了酵酶的生产。我们查不出毛病出在哪儿，只有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但修好不久又会出毛病，你给好好治治吧。”

我没有说话，只是埋头对车间整个生产线运作的电路进行详细的检查。很快我就明白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了，这不是机器太旧的问题，而是有明显的事实表明：有人破坏！

在错综复杂的电路上，我发现了一个很细小的电路板被人做了手脚，这可不是外行人能做的，只有对电子工程相当在行的人才会有这般能耐，将电路板进行破坏，而且破坏得不留痕迹，如果我不是十分细心检查，我也会看走眼的。

我将那电路板拆了下来，放进口袋，另外将一块配件换上。我一直忙到中午，方才把这车间的电子线路检查完毕。

厂长让人送来了咖啡和三明治给我当午餐，我一边吃一边对车间主任说：“我已把这车间的线路检查完了，相信生产不会再停顿，有毛病的线路板，我已全换上了新的，等一下你试一试机器，看运行得顺不顺利吧，有毛病的话我再检查。”

他怀疑地望了我一眼：“真的修好了？能不再出毛病，那可谢天谢地了，老兄，你可知道这阵子来，我的压力有多大啊，我这车间一出毛病，就影响全厂，我被厂长骂得狗血淋头，可不好受呢！”

我表示同情地说：“放心吧，这次生产不会停顿的了。主任，你们这车间是谁负责维修？有谁懂得修理线路吗？”

“干这活的是技工何德，可他总是修不好。”

“把他找来，我教教他怎样修，那么以后就不怕再出毛病了。”

“行，等午休完了，我把他找来。”

我把咖啡喝掉，将纸杯扔进废物桶里。这车间已经检查完毕，运作很快就能恢复正常，我把仪器和工具收拾起来。

这时车间主任带了一个穿着工作服的瘦高个男人进来，我问：“你是何德吗？是你负责维修的？”

他点了点头，用很不友善的目光望着我。

我对车间主任说：“你忙你的吧，我跟他谈谈。”

二

等车间主任走出去后，我把门关上，指着一张椅子说：“你坐下吧！”

他仍站着不动，显然不准备坐下来。

我自己坐下，对他说：“坐下嘛，为什么站着，我要跟你好好谈谈呢！”

他有点犹豫，最后还是坐了下来，但他只把屁股坐在椅边，身子挺得直直的，脸上僵硬着没有什么表情。

我从口袋取出那块细小的有问题的电路板，放在桌上，问道：“你见过这东西吗？”

我察觉出他的脸唰的一下变白了，不过他很快就将惊恐掩饰起来，他缓慢地摇摇头，低声说：“这是块电路板，我没见过。”

我知道他说谎，但我并不打算立即拆穿他，我耐心地说：“何德，这是一块很特别的电路板，你仔细看看，它同一般的有什么不同？”

他俯过头来，看了一阵，抬起头来，望着我，用一种嘲弄的语气说：“我看不出它有什么特别，我对电路的认识很有限，我只上过小学，我是跟师傅学维修的，我只懂得师傅教过的，别的我就一窍不通了。”

我摇摇头，直视着他的双眼，说道：“不，你懂得的，不要再胡说什么了。这电路板被做了手脚，而且做得很精